

Time Vision
时光幻象

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

童恩正卷

古峡迷雾

◎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 ◎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

他们走到头了。前面出现了亮光，所有还活着的人都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，然而更大的失望在等待着他们。因为这个洞口位于长江旁边的绝壁上，任何人都无法从这里走出去。

王子知道，对他和他的残余臣民来说，死亡已经无法避免了。

在临死之前，他叫人将他们整个民族的遭遇写在石壁上，使后人能知道他们的不幸。

而现在，当二千二百余年的岁月逝去以后，这些字迹又重新幽暗的洞里闪烁着光芒……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
POSTS & TELECOM PRESS

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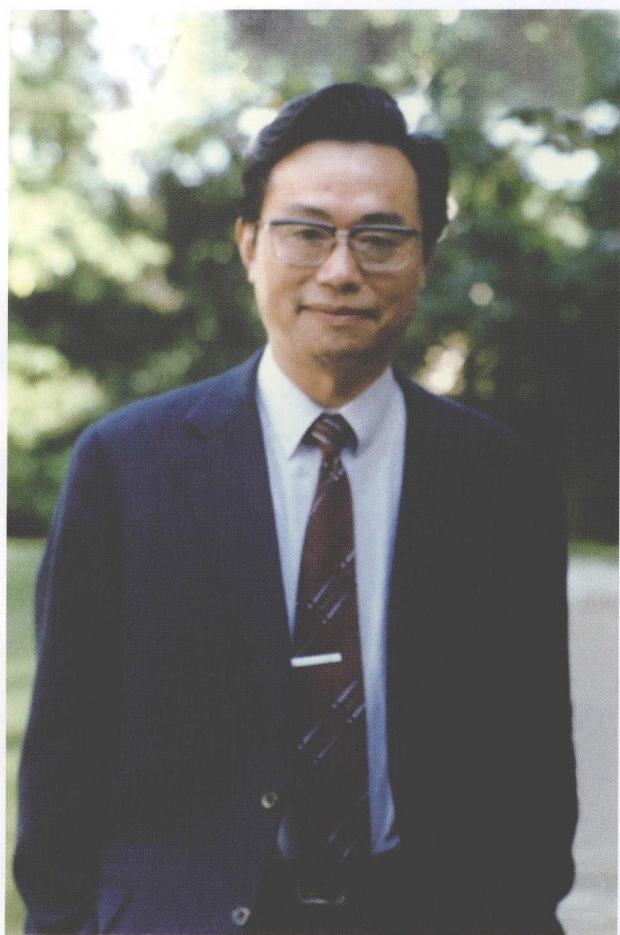
童恩正卷

◎ 世界华人科幻协会 组编
◎ 董仁威 姚海军 主编

古峡迷雾

人民邮电出版社

北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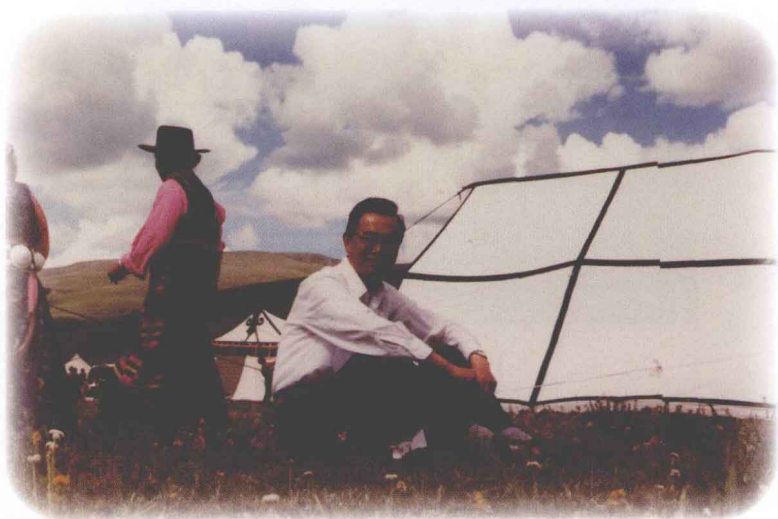
正恩



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童恩正与少年儿童在一起。



1993 年圣诞节，童恩正与叶永烈相聚在美国匹兹堡家中。



1983 年，童恩正在西藏甘孜地区进行考古调查。

作家小传



童恩正（1935—1997），生于湖南宁乡，著名考古学家、科幻作家。抗战期间随父母颠沛流离，1956年全家迁往成都，并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。1957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《五万年以前的客人》；1960年出版科幻小说《古峡迷雾》，该小说文情并茂，在主题构想、情节安排、人物刻画和意境描绘等诸方面都展现了科学幻想的魅力，为中国科幻小说揭开了新篇章。

1961年大学毕业后，童恩正先到峨眉电影制片厂担任编剧工作，后调入四川大学任教。在十年浩劫中，因写作《古峡迷雾》受到批判。1978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讲师，并重新开始投入科幻文学创作，发表科幻小说《珊瑚岛上的死光》，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1982年，由该小说改编的中国第一部同名科幻电影上映。1984年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并先后在美国多所大学任访问学者；1989年任匹兹堡大学历史系及东方艺术研究中心客座教授、德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通信院士。

童恩正共发表了30多篇考古学论文，同时在科学文艺的创作中也获得了突出的成就，成为中国科学文艺的代表作家之一。他曾任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科学文艺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四川省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和成都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等职。

童恩正1991年赴美讲学，后移居美国。在美国期间，他担任了多所大学的教授，成为美国知名教授之一。1997年4月20日，因患急性肝炎在美国康涅狄克州逝世。

序



人民邮电出版社邀我主编一套“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”。但说实在的，我并不是科幻研究方面的专家，只是一个传记作者。不过，我对写作科幻作家的传记有特别的爱好，采访过不少有名的科幻作家。

我追踪华人科幻作家的人生道路已长达30多年。在20世纪70年代末，就对郑文光作过多次深度采访，80年代初又对童恩正进行过深度采访，90年代和21世纪初，我采访过的科幻作家更多了。

在采访过程中，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幻作家，他们以科学为武器，做“赛先生”的战士，前仆后继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添砖加瓦，为人类的未来出谋划策。

我斗胆将华人科幻作家分为四代。第一代为20世纪初到新中国建立以前的科幻作家，如顾均正等，我把他们称为“古生代”科幻作家。我对“古生代”科幻作家没有什么研究，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我把新中国成立以后至1983年，中国科幻作家被封杀为止的第二代华人科幻作家，称为“中生代”科幻作家。我对大陆地区的“中生代”科幻作家比较熟悉，深入跟踪采访了其中五位有代表性的科幻作家——郑文光、童恩正、叶永烈、刘兴诗和王晓达。对“中生代”中大陆地区的其他著名科幻作家，如肖建亨、金涛、魏雅华、姜云生等，以及港台地区和海外的著名科幻作家，如倪匡、黄易、张系国等，虽看过他们的不少作品，但或无缘相识，或没有深入采访，不便说什么。我只对台湾地区的黄海进行过

采访，对他的儿童科幻作品很赞赏。我的小孙女对我说，她很喜欢黄爷爷的科幻童话。

第三代科幻作家是“新生代”科幻作家，这不是我命名的，但我认同这个叫法。“新生代”科幻作家是“中生代”科幻作家整体陷入沉寂后，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，从无到有，从少到多，在坚守科幻阵地的科幻世界杂志社精心培养下成长起来的，并在90年代形成了气候。他们与“中生代”科幻作家几乎没有传承关系，很少看前两代科幻作家的作品，走着一条独特的创作道路，形成了追逐他们的上百万的科幻迷队伍。我采访过“新生代”科幻作家中的佼佼者——刘慈欣、韩松、王晋康、何夕、吴岩、星河等，并写了前五人的评传。

第四代科幻作家是21世纪涌现出来的新锐科幻作家，科幻理论界有的称他们为“后新生代”科幻作家，有的称他们为“更新代”科幻作家，我比较认同“更新代”科幻作家的叫法。我对他们进行了初步的研究，写了《21世纪新锐科幻作家巡礼》一文，向广大读者重点推荐了12位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的新锐科幻作家——江波、陈楸帆、拉拉、谭剑（中国香港）、迟卉、墨熊、宝树、夏笳、飞氲、李伍薰（中国台湾）、程婧波、长铗。

新锐科幻作家，即“更新代”科幻作家有什么标准？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我采用的是下面三个鉴别标准：

一是从时间上讲，是在21世纪才开始发表科幻作品或“窜红”，而为读者所知的；二是从作品质量上看，这批科幻作家作品要有深度、有厚度，有各自的特色，有独创性，其风格不能用前三代科幻作家中的某一位作家的风格来概括，被称之为某某“第二”；三是从数量上看，要有足够多的作品，特别是长篇科幻作品，这样才能跳出“科幻圈”，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影响。

要编好“中国科幻名家名作大系”丛书，仅有对科幻作家人生道路了解是不够的，还必须有识别科幻人才及科幻佳作的非凡本领才行。这个本领我没有，于是，我邀请科幻世界杂志社的副总编辑，毕身从事“科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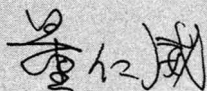
淘金”事业的著名科幻编辑姚海军，与我共同主编这套丛书。姚海军独到的慧眼，成就了许多“新生代”和“更新代”科幻名家，“淘”出了许多科幻名著。

姚海军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。我们商定先从我撰写的科幻名家评传《穿越,2012》入手，第一辑出版十位“中生代”和“新生代”的代表作家，包括郑文光、童恩正、叶永烈、刘兴诗、王晓达、刘慈欣、韩松、王晋康、何夕和吴岩的选集。

第二辑则准备从我正在撰写的《更新代杰出科幻作家评传》入手，出版“更新代”知名科幻作家江波、陈楸帆、拉拉、谭剑、迟卉、墨熊、宝树、夏笳、飞氲、李伍薰、程婧波和长铗等人的选集。

这之后，再陆续编辑“古生代”、“中生代”、“新生代”、“更新代”其他科幻名家的优秀作品，出版第三辑、第四辑……

总之，我们欲与人民邮电出版社合作，倾世界华人科幻协会组织之力，向读者全面展示华人科幻作家的面貌，推动中国的科幻事业不断发展，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尽一份绵薄之力。

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, appearing to read '王晋康' (Wang Jin Kang), the author of the preface.

2012年6月10日

目 录



• 001 / 古峡迷雾 / •
• 031/ 雪山魔笛 / •
• 053 / 石 笋 行 / •
• 067 / 失去的记忆 / •
• 081 / 电子大脑的奇迹 / •
• 093 / 失踪的机器人 / •
• 105 / 五万年以前的客人 / •
• 117 / 珊瑚岛上的死光 / •
• 149 / 追踪恐龙的人 / •
• 189 / 神秘的大石墓 / •
• 197 / 世界上第一个机器人之死 / •
• 205 / 宇航员的归来 / •
• 211 / 遥远的爱 / •
• 237 / 第一次失败 / •
• 249 / 魂系云天 / •
• 277 / 古泪今痕 / •
• 331 / 在时间的铅幕后 / •

古
峡
迷
雾



一、被遗忘了的民族

公元前316年的秋天。

一轮明月缓缓地从山冈后面升起，江州城锯齿形的雉堞和高耸的望楼就从朦胧的山影中显现出来了。这座建筑在长江旁边高高的陡岩上的城市就是巴国的首都。

这是近两个月来难得的寂静的夜晚，除了远处传来一两声凄凉的号角声以外，只有城下长江的流水冲击着陡岩，发出有韵律的声音。

然而这不是和平的日子。在城上望楼的瞭望孔中，哨兵们都在警惕地防守着，他们紧握鼓槌，准备随时发出警号。在城墙上面到处蜷曲着一群一群的武装战士，由于连日的血战，他们已经疲惫不堪，所以在今夜战斗的间隙中，都沉沉地入睡了。然而即使是在梦中，他们的手还是紧扣弓弦，他们的头下还是枕着出鞘的青铜剑。紧张的战斗气氛，并没有随着黑夜的来临而消逝。

远处传来一阵武器的铿锵声，在几支火把的照耀下，一支小小的队伍走上城来。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人，他全身披挂着用皮革和铜片制成的甲冑，外貌庄严而魁梧。他的身影一出现，城墙上的哨兵立即轻声报告：“国王来了！”

国王微微一摆手，把自己的侍从留在身后，然后跨过睡在地上的战士的身体，走到城墙边上，眺望着远方。在银色的田野上，敌人燃起的篝火散布在远处的山冈上，成为一个半圆形的火圈，包围着江州，犹如无数猛兽血红的眼睛，窥伺着这座城市。

这是今年春天的事情了。蓄谋要统一全中国的秦国，从陕西南部越过了号称天险的秦岭，进入四川，首先攻灭了建立在川西平原上的蜀国，然

后调集大军，向川东的巴国进攻，包围了江州。巴国的战士们进行了英勇的抵抗，可是他们人数太少，使用的青铜武器又不及秦军的铁兵器锋利，经过了两个月的血战，江州的陷落，国家的灭亡，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今天晚上敌人停止了攻击，宁静——这正是最后摧毁江州的激战之前的沉默。

国王心中十分明白，他自己的命运和他的全族人的命运，都已经面临着最后关头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巴国的全部历史如同闪电一样，短暂而清晰地映现在他的脑中。两百多年以前，他的祖先带领着族人，从湖北的清江流域出发，沿着长江进入了四川。他们披荆斩棘，穿过了难以通行的峡谷和激流，一路上和洪水、猛兽以及其他民族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，最后终于在川东的丘陵地带定居下来，开垦了土地，建立了城堡。多么艰巨的历史！回忆起这些，国王心中充满了辛酸。而现在，自己的土地正受到敌人的践踏，高大的城堡即将化为灰烬，自己的族人将要变成敌人的奴隶。难道没有办法为巴国的复兴保留一点希望，难道没有办法为巴国人民保留最后几颗自由的种子了吗？

忧愁和犹豫的表情最后从国王脸上消逝了，他坚定地抬起头来，下定了最后的决心。

“叫王子来见我！”他回过头去，下达了命令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青年人矫健地跑上城来，他和普通的士兵一样全身武装，只是身上披的一张虎皮表明了他的身份。

“父王！您有什么吩咐？”他走到国王身边，低声问道。

国王沉重地说：“你看，今天晚上敌人这样安静，我估计他们一定是在准备作最后的攻击了。现在我们的粮食已经吃光，能够拿起武器的人也快死完了，明天的激战，将要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。为了使我们不致亡国灭种，你要真实地执行我的嘱咐。你宣誓吧！”

王子跪了下来，拔出宝剑，割破了自己的手指，将鲜血洒在地上。

“我宣誓执行您的一切命令，父王！”

“好了，你起来吧！”国王等他站起来以后，向一个武士说：“把长老

们都请来，我有急事要和他们商量。”

不久，八个老人来到了国王身边。这是巴国几个大族的族长。他们享有从古老的氏族社会中遗留下来的一些权力，所以国王有事，首先要找他们商量。

“我请你们来，是想向你们，也是向全国宣布一桩事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将王位传给我的儿子，祖传的权杖、印玺和宝剑，都移交给他。现在我们三面受到了敌人的包围，只有靠江边的一条路是通的。这座城池已经守不住了，我要他马上率领人民离开江州，沿江向东走，回到我们的老家去，在那儿找个合适的地方，重新把国家建立起来。”

“父王，您……”王子焦急地问道。

“你们至少需要三天的时间，才能从敌人手中逃脱。因此我要留下来拦阻敌人。”

“父王，让我留下来，您走吧！”王子泪流满面地说。

“去吧！儿子，不要忘记你的誓言。我相信，只要能够保留住我们国家的种子，巴国在以后还是会繁荣强大起来的。”国王解下了身上的佩剑，亲手系在王子腰间，一个武士拿来了印玺和权杖，国王庄严地把它们交到王子手上。

几个长老对于局势是很清楚的。他们知道，为了整个国家，只有采取这样的办法。他们都请求道：

“国王，让我们也留下来吧。这儿埋葬了我们好几代的祖先，让我们的骨头也躺在自己的土地上吧！”

“不行！”国王说，“你们是全国最有学识的人，你们负有教养后代的责任，不要让他们忘记了我们古老的风俗，不要让他们忘记亡国的悲痛和耻辱。你们快走吧！我将我的儿子托付给你们了。”

王子猛然扑倒在国王脚旁，哀求道：

“父王，让我留下吧！我可以挡住他们，您走吧。”

“时间紧迫了，你快去召集人民，立即出发。除了守城的战士之外，你

应该把所有的人都带走！如果你还不行动，就是违背了你的誓言。”

国王洪钟般的声音是这样的果断有力，王子站起身来，最后看了他父亲一眼，流着泪走了。几个长老低垂着头跟在他后面。

片刻以后，城中骚动起来，这是人们在准备出发了。

等到东方发白的时候，最后一个居民已经离开了江州。国王目送着一条长长的人影沿着长江向东走去，然后把守城的战士召集起来，下了一道“坚守阵地”的命令。战士们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，哼着悲壮的歌曲，静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。他们知道，为了自己亲人的安全和后代的幸福，他们是应当牺牲的。

随着新的一天的到来，战斗开始了，黑色的人群像潮水一样冲向这座城池。残酷的血战持续了三天三夜，当最后一个保卫者——也就是国王——倒下的时候，秦军才真正占领了江州。

秦军的统帅一看自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，却只占领了一座空城时，不由得暴怒起来。

“追！追！”他焦躁地下了命令，“只要是巴国人，一律砍杀不留！”

然而在几天以后，前往追击的秦军都失望地回来了。巴国全部的残余人民已经在川东的崇山峻岭中，在那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中消逝了，也从历史上永远地消逝了。从此以后，这个民族神秘的命运就不再为人们所知道。

千百年来，长江的水不断地奔流着，它的波涛带走了无数的兴亡故事。而这一桩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悲剧，也就淹没在大量历史事件的洪流中，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了。

二、一柄青铜剑

已经快近中秋了，月光分外皎洁。西南大学成荫的花木和高大的宫殿

式建筑，笼罩在一层薄雾轻纱中，显得格外恬静幽美。这时历史系考古学教研组年轻的助教陈仪，正沿着林荫道向杨传德教授家中走去。

这个26岁的年轻人是一个共产党员。他的相貌非常英俊，饱满的前额，高而直的鼻梁，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感觉。剽悍结实的身材，全身都迸发出一种青春的朝气和活力。他1955年从大学毕业后，就参加了一个考古队，在长江上游奔走过几年，因此获得了不少的实践经验。在考古学界一些前辈的眼中，他已被公认是一个很有才干的考古工作者了。

为了配合长江三峡水库的建设，由几个省的有关单位联合组成的“长江文物保护委员会”将要在三峡地区组织大规模的考古发掘。考古队是由西南大学历史系杨传德教授领导的，陈仪被指定做他的助手。由杨传德和陈仪共同拟订的发掘计划，已经在昨天召开的各有关单位的联席会议上通过了。但是陈仪知道这次发掘的规模大、任务重，因此今晚他又来拜访杨传德，想把工作中的某些细节再明确一下。

在这里应当将杨传德教授向读者介绍一下。这个人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严峻的。清癯的脸上显出在知识分子中少见的黝黑的颜色，紧锁的双眉和嘴角边两条深直的皱纹显示了他刚毅的性格。他的身材很高，走路时习惯微微低着头，这使他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沉思的风度。他已经有50多岁了，从他那饱经风霜的脸色看起来似乎还要苍老一些，不过他那坚韧有力的肌肉和旺盛的精力，也正是从雨雪烈日中锻炼出来的。他是一个很有声誉的考古学家，解放以后，领导过几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1954年在四川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发掘。在这两处地方，杨传德找到了古代巴国的一批贵族墓葬，出土的铜器和古剑上刻有很多巴国的象形文字。1957年，杨传德终于辨认出了这种文字，从而解决了巴国历史中很多重要问题，这个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重视。

当陈仪来到他家的时候，杨传德正坐在书桌旁边，对着一本摊开的书呆呆地出神。

“你来得正好！”他站起来说，“陈仪，我正想去找你呢。”

“有什么事吗？”陈仪发觉教授今晚的情绪有一点激动。

“我想找你研究一下，修改我们的发掘计划，增加一点新内容。”教授说，“这次我们原来只计划发掘两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，但是我想把勘探古代巴国遗迹的任务也增加进去。你知道，整个巴国的历史中，有一点还是我们所不了解的，这就是它被秦国灭亡以后，由巴国王子所率领的人民的最后下落究竟怎样。他们是逃到其他地方融合在其他民族中间呢，还是遭到了灭亡的命运？现在，我有了一点解决这个谜的线索。”教授走到墙壁上挂的大地图前面，继续说下去：“你看，我们计划发掘的第一个遗址就是巫山代溪遗址，它位于长江三峡的第一个峡——瞿塘峡的出口处。解决巴国历史最后一个问题的关键，据我估计，可能就在这附近。我们可以抽空到周围去走走，这对于原来安排的计划是没有什么影响的。”

这个意外的提议使陈仪感到有点惊异。他知道教授为人沉着慎重，没有经过深思熟虑，是不会骤然作出什么决定的。

“杨老师，”他问道，“据我所知，到目前为止，沿长江的涪陵以下，没有发现过巴国的遗址。巴国灭亡以后，它的遗民向川东边境退却，也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，究竟到了什么地方，历史上并没有记载。您怎么知道在瞿塘峡中可以找到巴国的遗迹呢？而且，您这个推测为什么不在昨天的会议上提出来呢？”

“昨天下午，我收到了考古研究所送来的一本书。这一切推测都是由这张照片所引起的。”

杨传德从桌上拿起一本英文书，翻到书后的插图部分，递给陈仪。

这是一柄青铜剑的照片，像这种没有剑格和剑首^①，剑身成柳叶形的剑，正是巴国特有的一种武器，考古学上称它为“巴式剑”，它和黄河流域出土的“中原剑”不同。由于陈仪对这种武器非常熟悉，所以他很快就从几个细小的地方看出这柄剑应该是巴国后期的遗物。

在国内，“巴式剑”的正式发现是从1954年才开始的，而在此以前的

①剑格，是剑身和剑柄交界处的横隔物，俗称“护手”；剑首，是剑柄顶端的装饰品。

一个外国人的著作中竟出现了这种剑，这是令人不解的事。陈仪不由得仔细地翻阅起这本书来。

这是一本厚重的、酱红色封面的书，装帧十分考究。封面上用金字印着书名：

中国西部的远古文明

J·史密斯教授著

美国柯顿大学出版社，1958年

在第一页上印着作者的题词：

谨将此书献给我的中国朋友吴均。1932年6月，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事业中不幸牺牲。愿上帝安慰他的灵魂。

“史密斯？就是那位1932年来中国活动的‘华西探险队’的队长么？他从哪儿弄到这张照片的？”陈仪问道，“吴均又是谁呢？”

“史密斯就是当年‘华西探险队’的队长。吴均是我的一个老朋友。”教授说，“这一切说来话长，让我从头至尾告诉你吧。”

于是教授点燃了香烟，用一种低沉的，深深为回忆所激动的声调，讲出了下面的故事：

说起来，史密斯、吴均和我都是同学。1924年，我和吴均同时考进美国柯顿大学。至于史密斯，他的班次比我们低，在美国时，我并不认识他。

1928年大学毕业时，我和吴均都是班上的优秀生，又精通中国历史，所以美国有几个大学同时约我们去工作。但是我们都是中国人，祖国把我们哺育成人，我们不能忘却她。虽然当时它是那样的黑暗和混乱，我们仍然希望能用自己的学识为它做一点工作。就是这种怀乡爱国的激情，驱使我们怀着满腔热情赶回祖国来了。

我们都是学考古的，甚至可以说是旧中国第一批系统地学习资本主义国家考古科学的人。但是在当时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的情况下，谁还有闲心来发展考古事业？我和吴均奔走几个月，连职业也找不到。最后靠着这块留学